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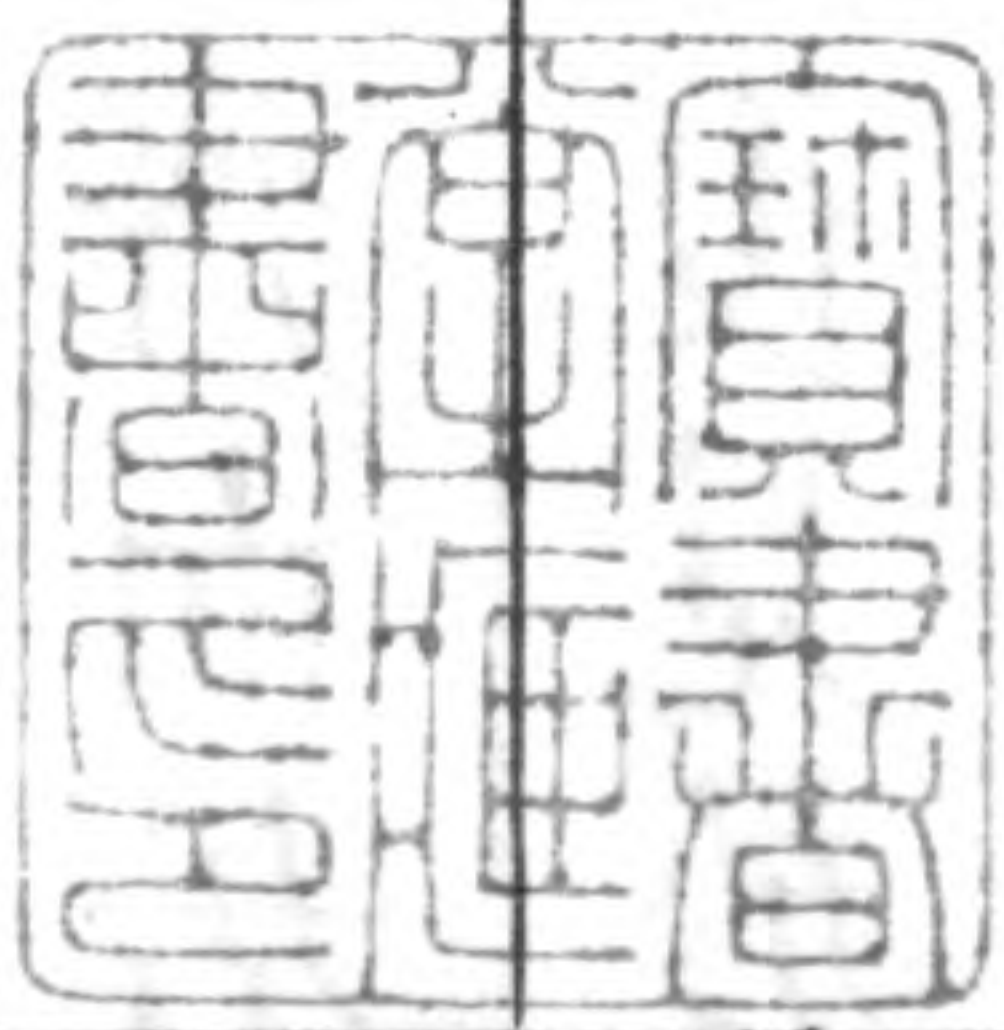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五

孟子

上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此一章書。見爲治當以王道。而不當以霸術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昔者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景公時有晏子。二人功業顯著。後來未有能繼之者。設若夫子當路於齊。而居管晏之位。其取威定霸之功業。可使復見於

今日乎。孟子曰。齊人識見。止囿於齊。今子誠齊人也。亦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外此而學術事功。光明俊偉。高出管晏之上者。皆所不知也。子獨不聞曾西之言乎。昔者或人問曾西曰。吾子自視人品。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不安曰。子路在聖門。乃吾先祖曾子所敬畏者也。我何敢與之比方乎。或人又問曰。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自視人品。與管仲孰賢。曾西乃艷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於管仲。

管仲相齊。桓公委心信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其久也。其所立功業。皆以機權變詐得之。殊無有光明正大可言者。如彼其卑也。爾何乃比我於此人乎。由會西與。或人問答。觀之管仲者。曾西之所不屑爲也。而子乃爲我願之乎。其待我亦淺矣。公孫丑曰。夫子薄管晏而不爲。胡不以其功觀之。管仲以其君桓公爲諸侯盟主。而稱霸於當時。晏子以其君景公行先王善政。而顯名於

天下。人能爲二子。是亦足矣。夫子猶以爲不足爲與。孟子曰。設使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將使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於天下。如轉手之易耳。豈特以其君霸顯而已哉。此吾所以薄管晏不爲也。宋儒楊時有言。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一禽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其論確矣。是故學者必能以詭遇爲羞。始可以幾臯夔伊傅之爲臣。爲君者必能使詭遇者不得進。始可以幾禹

湯文武之爲君。亦在乎慎辨之而已矣。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此二節書見文王之難於大行。由商多賢聖之君也。公孫丑曰。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固已惑矣。今言以齊王猶反手。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惠鮮懷保之德。其及於人者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德之施者遠矣。然而教化僅及於西土。猶未浹洽於天下。至武王繼之。而纘緒克商。周公繼之。而制禮作

樂然後教化大行於天下。文王王天下之難如此。今言王齊猶反手之易然。則非惟管晏不足爲。卽文王亦不足法與。孟子曰。文王盛德。何可當也。其所以致王之難者。所值之時勢難耳。蓋商之天下。始於成湯之創業。以至於武丁之中興。其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歸殷久矣。久則民心愛戴。旣深。難變而之他也。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

加振作。遂能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掌之易也。紂雖稔惡。去武丁之世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老成之家。與夫舊民仁厚之俗。其在上則脩齊教化之流風。與夫紀綱法度之善政。猶有存而未亡者。又貴戚之卿。則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卿。則有膠鬲。此五人者。皆賢人也。相與後先而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必久而後失之也。當是時。無有尺地而非商之土也。無有一民而非商之臣也。然而

文王由地方百里之岐周而興起。其大小固懸絕矣。是以文王雖有莫當之盛德。而致王若斯之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歷考創業之主。未有不出於艱難者。至子孫蒙業而安。其知之者鮮矣。周公大雅諸篇。多歌咏王業艱難。成王能知之。遂爲周家一代令主。後世人主。法成王焉可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二節書見齊之易王。以其時勢可乘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知文王當日王天下之所以難。則知今日王天下之所以易矣。齊人嘗有言曰。凡人之作事。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其可爲之勢。乃可以濟其事。凡農之治田。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其可耕之時。乃可以利

其用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吾之言以齊王。猶反手者。正以齊有可乘之時勢。真有至易而無難者也。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固已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鷄鳴犬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又已有其民矣。有其地。是地不待更爲開拓而已闢矣。有其民。是民不待更爲招集而已聚矣。土廣民稠如此。視彼尺地一民。莫非商家所有。

者。不亦異哉。乘此國勢而行仁政。則人民之歸附益衆。土地之開闢益廣。其一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禁止之哉。夫齊以土廣民稠。孟子遂許其易王。若夫四海一統。天下一家。無爲而治。不尤易乎。雖然。知其易。尤當圖其難。必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務使浚仁厚澤。周浹天下。而不敢以已安已治爲心。然後國家全盛之勢。可以歷萬年而無替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此三節書。見齊當易爲之時。故能事半而功倍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齊之士。廣民稠。固有可乘之勢矣。然不止此也。蓋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能繼文武而興者。王者不作。未有稀濶於此時者也。與商之賢

聖繼作異矣。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商之猶有善政異矣。當此之時。能行仁政。如饑者但得食。卽以爲美。而易爲食。如渴者但得飲。卽以爲甘。而易爲飲。是恩不必深。而感恩者自衆也。孔子嘗有言曰。德化之流行。心相感通。其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殆速於置郵而傳。王命焉。使當今日。饑渴之時。乘萬乘大國之勢。而行悅民之仁政。舉其憔悴而蘇之。吾知

流行必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之困苦也。故所施仁政之事。雖僅半於古人。而不必百年。不必繼世。致王之功。必反倍於古人。正惟此時爲能然也。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豈虛語哉。夫事半功倍之說。三代而下。其得天下也。往往如是。然其取之也。易。故其失之也。亦不難。則是說也。可以進於應運開創之時。而不可進於繼世守成之日。率作興事。臯陶所以告大舜也。所其無逸。周公所以告成王也。後世

爲人君者。法古人所爲而力行之。勿憚其難。亦勿狃於易焉可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此一章書。見聖賢治心之學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一旦加齊卿相之大位。得行其所學之道焉。雖由此爲管晏而成霸功。爲伊

周而成王業。固夫子之所優爲。亦不足爲怪矣。但任大責重如此。不知亦有所搖動於心否乎。孟子曰。謂我當大任而於心有所動者。否也。我自四十之時。心已不動矣。况今日乎。公孫丑曰。吾聞古有勇士孟賁。力能生拔牛角。於世界無畏懼。今夫子當大任而能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孟賁遠矣。孟子曰。如但以無所畏懼爲不動心。而不必深論其事。此亦何足爲難。求之世間。往往有其人焉。如

告子者。蓋能先我而不動心。不必至四十時矣。夫不動心之學。孟子四十始能。而告子反能先之者。何也。先也者。卽所謂助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是故善爲學者。必循序而漸進。善爲治者。必久道而化成。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

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此四節書見不動心各有其道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言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敢問人之不動心者，亦必有所以不動之道乎？孟子曰：凡人之不動心者，真似淺淺，不可一槩而論。然皆各有所以不動之道也。古有勇士北

宮黜，彼所以養其勇也。肌膚挺然而不撓，目睛凝然而不逃，推其必勝之心，思以一毫小挫於人，如撻之於市朝之中，必不肯以其小而受之。不惟不受於褐寬博之賤夫，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與刺褐寬博之賤夫相等，殊不見世間有可以畏憚之諸侯。如以惡聲加之，則必以惡聲報之。此其人，身可殺而志不可奪，蓋以必勝爲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其一也。古又有勇士孟

施舍。彼所以養其勇也。嘗自言曰。我當未戰之時。雖其勢難於取勝。而我視之。與可以勝無殊。惟知勇往直前而已。若量敵之勢弱於我。而後進兵。慮我之必勝於敵。而後會戰。是無勇而畏懼三軍之事者也。我所不能爲也。觀舍此言。彼豈有百戰百克之勇。能爲必勝者哉。但胆氣素定。視不勝猶勝。能無畏懼而已矣。此其人。蓋以無懼爲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又其一也。孟施舍以無懼爲主。

是專務守己者。於儒者中畧似曾子。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諸己者也。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專務敵人者。於儒者中畧似子夏。子夏天性狷介。不輕下人者也。夫孟施舍。北宮黝。此二子者。皆匹夫血氣之勇。亦難定其孰賢。然而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爲得其要焉。蓋黝務敵人。是求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爲得其要。而

非黜之所能及也。夫黜舍者。孟賁之類也。彼告子者。孟賁黜舍之類也。凡有志於學者。將以學爲聖賢也。而反流於匹夫之勇而不覺可乎。聖賢之學。本無二道。而異端之說。乃有千岐。始於擇焉不精。終至勞而罔獲。可不慎與。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

此二節書。見聖賢相傳不動心之正道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吾言孟施舍似曾子。而曾子不動心之道。果何如。昔者曾子謂其弟子子襄曰。子好勇乎。夫勇有大小。彼血氣之小勇。不足好也。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吾夫子仲尼矣。夫子以天下惟理爲可恃。苟反之於自。而理有不直。則其氣自餒。所敵者雖褐寬博之賤。吾安得而不憚焉。苟反之於自。而理

無不直。則其氣自壯。所敵者雖千萬人之衆。吾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由曾子之言觀之。孟施舍之所守。雖視北宮黝爲約。然僅在於氣耳。又不如曾子反身循理。其所守者尤得其要也。吾言不動心有道。此則曾子不動心之道也。按孟子不動心之學。其原蓋出於此。所謂縮者。卽以直養而無害也。所謂千萬人吾往者。卽浩然之氣也。孟子願學孔子。以此求之。思過半矣。惜乎孔孟之言。炳如日星。而後世猶有好高之徒。陰入於告子之流而不自知者。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

此二節書見不動心之道。當內外交相養也。公孫丑又問曰。黜舍曾子之不動心。吾知其各有道矣。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知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之言曰。言以明理爲達。所言而於理不達。是不得於言也。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恐以求心之故而動其心也。心以順理爲安。所爲而

於心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其助於氣。恐以求氣之故而動其心也。此告子不動心之指也。就其言而論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似乎不以所重徇其所輕。猶云可耳。若夫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一身冥然無主。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可者。猶有說焉。夫心之有志。所以主宰乎身。而役使乎氣。是氣之將帥也。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於志。是志之卒徒也。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我故曰。人當持

其志使帥有常尊。而又當無暴其氣。使體有常充可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但知強持其志。豈能無暴其氣乎。其爲不可則一而已。公孫丑未達志至氣次之義。又問曰。夫子既曰。志爲至極。氣爲次之。則志重於氣。人但當守其志可矣。乃又曰。無暴其氣。而氣亦在所當養者。何也。孟子曰。志氣本不相離。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在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在

專一。則心思意念。或不及管攝。而志亦反爲其所動矣。今夫人之步履至於傾跌而蹶者。奔走至於急遽而趨者。是皆猝然之間。氣失其平也。而反能震動其心。使之驚惕而不寧。豈非氣壹動志之驗乎。夫志壹能動氣。可見志爲至極。氣壹能動志。可見氣卽次之。此所以既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子何以此爲疑哉。按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內外交養之學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慎爾威儀。

無暴其氣者。慎威儀之謂也。孟子蹶趨之說。蓋本諸此。由蹶趨推之。凡盤於遊畋。耽於聲色。可以動志之類。皆蹶趨也。聖明之主。可不以此爲戒與。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此五節書見不動心之學。貴於知言養氣。而養氣貴於集義也。公孫丑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固出於強制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何所長於告子而能然也。孟子曰。我之異於告子者。有二端焉。我於天下之言。究極其理。而知其是非得失之故。則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異矣。我於吾所固有浩然之氣。能善養之。而全其盛大流行之本。則與告子之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異矣。此則吾所以不
動心之道也。丑又問曰。氣則一也。而夫子曰
浩然。必有說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
浩然之氣。惟人自養之。自知之。未易言也。試
以其本體言之。其爲氣也。至大而不可限量。
至剛而不可屈撓。但恐人不能善養之耳。誠
能自反常直。順其自然以養之。而不至有所
害焉。使其至大者猶夫初也。至剛者猶夫初
也。則其氣自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矣。又試以

其用言之。蓋天地間皆道義也。惟能養吾浩
然之氣。則其爲氣也。配合乎吾心裁制之義。
義所當爲者。氣卽助之以有爲。配合乎吾心
自然之道。道所當行者。氣卽助之以有行。是
天地間不可一日無道義。則不可一日無浩
然之氣。苟無是氣。卽道義所當爲。而無氣爲
助。亦委靡退縮而餒矣。然氣之養成也。固足
配道義。而其始養也。實有資乎道義。必由平
日工夫。事事合義。久之則心無愧怍。此氣自

然發生。是乃集義所生者。非一事偶爾合義。便可感激奮勵。掩襲於外而取之也。若無集義之功。則所行必有不合於義。而不能慊然快足於心者。心既不慊。則氣亦從此不振而餒矣。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則義本心中自有之理。而不在於外。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彼言義在於外。而不在於心故也。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氣。其先我不動心者。不過悍然不顧襲。

取之而已。豈真能不動心者哉。夫孟子言氣必本於集義。言義必歸於慊心。此卽大學誠意自慊之學也。能於此求之。脩齊治平之道。思過半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一節書。見集義者。貴於有事。而有事者。貴於純全其功也。孟子告公孫丑曰。氣既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欲集義者。必須有事於義。孜孜汲汲。使所行皆得其宜焉。而又不。可預爲期必。使進脩之志。或雜於謀利之私也。常須存此有事之心。不可一時或忘。而又不可躁進欲速。有所作爲。以助其長也。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憂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以助其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吾疲甚矣。苗之不長者。吾助之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則苗已槁而死矣。今天下養氣者。始之以期必之心。繼之以助長之念。其不爲宋人之助苗長者。蓋亦寡矣。以養氣爲無益。而舍之不事者。不耘苗者也。知氣當養。而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從而害之。是故直養而無害之功。則爲我所長耳。按告子之學。失在助長。而後世學者。失在不知

有事。夫助長者。知有事而誤焉者也。使一無所事。其失不尤甚乎。是故學莫患於自棄。而志不可以不立也。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一節書。見不動心之學。必貴於知言也。公孫丑又問曰。夫子之善養氣。既得聞命矣。而又曰。我知言。此謂何也。孟子曰。凡人言語皆

本於心。吾因其辭之顧此失彼。一偏而諛。則知其心見理未明。爲私欲之所障蔽故也。因其辭之高談闊論。汎濫而淫。則知其心蔽錮已深。爲私欲之所迷陷故也。因其辭之違背正論。奇僻而邪。則知其心惑於他岐。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因其辭之支吾無定。屢變而遁。則知其心屈於正理。自覺窮極而難通故也。夫蔽陷離窮。生於其心。豈惟言受其病。則將害於其政。而大綱不舉矣。發於其政。則亦

害於其事。而萬日不脩矣。心術一謬。綱紀皆差。理固有必然者。雖後有聖人復起。能以一言定天下之是非。亦必從吾害政害事之言。而不可易矣。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何足以語此哉。此我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宋臣歐陽脩曰。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所難。蓋左右之人。朝夕出入。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惟在抑左右陰薦之言。採

縉紳公正之論。若脩者。誠善發。孟子知言之蘊者與。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此二節書。是公孫丑以聖人推尊孟子。而孟

子不敢居也。公孫丑曰：昔孔門弟子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列德行之科，皆善言己身素有之德行。孔子兼此二者，然猶不敢全任，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既知言，則洞晰乎辭命之理，又善養氣，則體備乎德行之實，兼衆賢之所不能兼。任孔子之所不敢任，夫子豈不既聖矣乎？孟子聞而驚嘆曰：惡！以我爲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者，極至之稱。此豈吾所能哉！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己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諸人而不倦。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必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始終無斁，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必不見人我之有間，故涵育熏陶，樂與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而且智，則體用兼備。夫子業已聖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孔子問答之言如此，由此觀之，聖之名，孔子尚不敢居，子乃以我爲聖，是何言也。

總之聖賢爲學當仁不讓者任道之勇日見不足者求道之心孔子孟子雖造詣微有不同其於爲學則一而已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三節書是孟子因公孫丑之問而明其志。獨宗孔子也。公孫丑問曰。昔者竊聞之。聖人之道備諸己。雖大而無遺。傳之人。則分而各得。如子夏子游子張。或得聖人之文學。或得聖人之威儀。皆有其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備。具有聖人之全體。但不能如聖人大而化之。不可限量耳。夫子既不。敢比孔子。敢問於此數子。何所處乎。孟子曰。

凡人立志須取法乎上。數子雖賢且姑置之。吾未甯以之自處也。公孫丑又問曰。數子旣非所處。若伯夷伊尹二人。夫子於此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之道與我不同。卽以出處一節論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是以清爲其道者也。伯夷是也。得君則事。何所事而非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民。世治固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是以任爲其道者也。伊尹

是也。若夫可以仕則進而仕。可以止則退而止。可以久則久而留。可以速則速而去。在己無意必固我之私。於世合用行舍藏之妙。是得時中之道者也。孔子是也。此三等造詣。各極其至。皆古之聖人。吾所行一未有能焉。但此心則惟願學孔子。因時制宜。揆義理之自然。審事幾之至當而已。我與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可見孟子不敢自居聖人。固存心之至虛。而必願學孔子。又立志之至確。凡人

立志必以最上者定其趨向。斯取法不偏。用力不懈。孟子事君則言稱堯舜。自任則願學孔子。誠不敢以次焉者自安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此二節書言聖人之道雖不同。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無不同也。公孫丑問曰。伯夷伊

尹孔子。夫子以爲皆古聖人。是夷尹二人。於孔子無可優劣。若是其班乎。孟子曰。否。不但伯夷伊尹。自生民以來。聖人非一。求其道德事功之盛如孔子者。未之有也。公孫丑又問曰。伯夷伊尹。固不能與孔子並。然既俱爲聖人。亦有相同之處與。孟子曰。相同之處。烏得無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爲之君。土雖不廣。彼三聖人之德。皆足以慰四方悅服之心。副兆庶尊親之望。朝諸侯有天下。坐致無難。若

使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在他人雖覺甚小。彼三聖人之心。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功利之念。卽可以得天下。亦不爲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德極其盛。心極其正。根本節目之大。惟在於此。是則其所同也。可見聖人作用。雖有各別。本體則無少異。然三聖之中。獨尊孔子者。則以其本末一貫。小大兼該。聖人至此。無有幾微之遺憾。觀其同。益知其所以異。孟子之論聖精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四節書是言孔子之不同羣聖人。以明願學之意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敢問其異於夷尹者若何。孟子曰。此非獨吾言之。孔門弟子已先言之矣。聖人原不易知。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皆足以知聖人。即使自處汙下。欲推崇其師。亦決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明矣。宰我之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然堯舜以道治天下。勲業在一時。夫子推堯舜之道。以教

萬世之天下。勲業在萬世。以予觀之。賢於堯舜遠矣。子貢之言曰。古來聖人不一。要皆可考而知。如禮所以飭政。見其所制之禮。或煩或簡。則當日之政。尚質尚文可知。樂所以象德。聞其所作之樂。或善或美。則當日之德。性之反之可知。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鑒別者。但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吾夫子。以一身備帝王之政。以一心兼神聖之德者也。有若之言曰。我嘗曠觀天下。豈

惟民哉。卽如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爲飛爲走。爲山爲水。不可謂之非類也。聖人之於民。有形有性。俱受之於天。亦同類而已。但聖人能踐其形。能復其性。雖與衆共生。而夙然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耳。以我觀之。自生民以來。出類拔萃之聖人非一。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三子之言如此。則孔子之爲聖。自古莫及。豈獨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願學也。按戰國時。邪

說橫行。人皆溺於功利。孔子之道不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旣自言知言養氣之功。復言願學孔子。以見其淵源有本。後世始知孔子之道。真可以治天下國家。無不尊王黜霸。則皆孟子之言發之也。其有功於聖道。豈不大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論王霸之公私不同。而人心之感應亦異也。孟子曰。世之論治者。率以王霸並稱。而不知其公私之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之名。以濟其私。則謂之霸。霸者必有大大國。乃可以成一匡九合之業。若以大公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則謂之王。王者不待有大國。自可以朝諸侯。王天下。故湯之王。以

七十里之亳。文王之王。以百里之岐周。此其明驗也。王與霸既不同。故人之應之者亦各異。彼霸者之以力假仁。亦足以服人矣。然非真心愛戴。特迫於強太。力不能抗。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之以德行仁。人之服者。中心愛慕喜悅。發於至誠。無所勉強。卽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初無勢力位號之聯屬。而周流窮困。相從不舍。無有異也。大雅文王之詩曰。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

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天下皆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從來王霸之論。未有若孟子此章之明切者。可見得天下全在仁。不在力。三代而下。如漢唐宋之賢君。以寬代虐。務愛惜百姓。與天下休養生息。皆享國長久。彼行事之近於王者且然。况實以德行仁之王者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榮辱皆由於己。不可不自勉於仁。而此二節。先卽惡辱之情。勉以強仁之事也。孟子曰。好榮惡辱者。人之常情。不知榮辱無常。惟人自取。人君能奮發爲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安於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夫不仁旣足以致辱。今惡辱而反居不仁。是必不能免于

辱猶惡濕而反居窪下之地。必不能免於濕也。人君如誠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爲仁。不自挾其貴。而貴者惟德。不自恃其尊。而尊者惟士。賢者使在輔弼之位。而匡君正俗。能者使在百司之職。而趨事赴功。幸而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及是時。君臣上下。益加兢惕。脩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脩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則用人行政。孜孜汲汲。惟務脩德。以自強。根本旣立。威命

自振。雖有強大之國。必且翕然畏服。拱手而聽命矣。何榮如之。由此觀之。治天下國家。不可一日不從事於仁。賢能卽行仁之人。政刑卽行仁之具。閒暇卽行仁之時。然三者之中。時尤難得。易失。人但欲坐享太平。偷安無事。不知在上者旣厭倦萬幾。在下者卽養交持。祿。人才銷歇。紀綱隳壞。禍患無不從此而起。昔人以晏安比之鳩毒。豈虛語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四節書。申言榮辱之所由致。無不本諸己也。孟子曰。人君欲強仁以求榮。則當及時以圖治。昔周公作鴟鴞之詩。託爲鳥言曰。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彼桑根之皮。以補葺巢之

牖戶。使之堅固。以避陰雨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有擊射而侮予者乎。孔子讀詩而讚之曰。爲此詩者。其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之及時而爲巢。則無隙可乘。誰敢侮之。詩與孔子之言如此。仁則榮之說。不益信哉。今之爲國者。不知深謀遠慮。思患預防。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以縱欲。怠傲以偷安。君臣上下。政荒而不問。刑虐而不恤。其不仁如此。則國

非其國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觀仁之榮。知福所由臻。觀不仁之辱。知禍所由集。仁不仁由己。則榮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大雅文王之詩曰。爲人君者。知天命不易。承而反身克己。長思與之配合。則天心不佑。盛大之福。皆其所自致矣。商書太甲之篇曰。己無罪而天降之災。或猶可避。自爲不善而陷於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卽福自己求之謂。書之言。卽禍自

己求之謂也。好榮惡辱者。可不醒哉。可見天命不常。常於有德。降祥降殃。皆人事所感召。斷斷不可委之氣數。以自寬其責。昔唐臣李泌告君曰。天下人皆可言命。惟人君不可言命。若一言命。則政事皆無用矣。此誠千古至言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此一章書。是以實行王政望時君。而先舉王政之當行者詳列之也。孟子曰。天下之大勢。在人心。而人心之向背。則惟在其君之行政。如賢能之士。君所賴以共治其國者也。於賢則尊禮之。使有德者盡其匡弼。於能則器使。之。使有才者展其猷爲。如是則俊傑濟濟。莫

不在位。天下之士。皆悅我用人有道。而願立於其朝矣。至於交易有無。有市區焉。所以爲國通財貨。若逐末者多。則使各出市宅之租。以抑之。而不更征其貨。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並不稅其廛。則天下之商。皆悅吾立法之便。而願藏於其市矣。道路出入有關焉。所以爲國備非常。不過設此以稽察往來之傳節。防杜奸宄而已。不征其貨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義。而願出於其

路矣。農爲國之本。耕者終歲勤動。最宜軫念。但脩井田之法。使八家合作。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之入。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政。而願耕於其野矣。居民所以實其國。其民既有恒業。則非游民。其所居旣爲積貨之廩。則非曠土。諸如夫家之征。一里之布。本以懲游民曠土者。槩不征之。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下之仁。而願爲之氓矣。王政行而人心附。有如此者。總之天下雖大。不外此五者之人。

而五者之中。士爲尤急。蓋佐人君創制立法。使商賈行旅。耕農居民。各得其所者。全在賢能俊傑。故行政乃得人心之本。而用人又行政之本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書。是言行王政之必。王也。孟子曰。王

者之政。能使士農商賈。居民行旅。無不歸心。如此。特患今之人君。不肖實心舉行耳。果能行此五者。則政事修明。恩德旁浹。其所感被。豈但本國之民。歡忻愛戴。尊之親之。凡鄰國之民。無不懷樂土之思。切來蘇之望。皆仰之若父母矣。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無異我之子弟。假如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無此悖逆之理。其斷乎無濟可知。如此則天下之

大。安有與我爲敵者。夫至無敵於天下。則是膺天命而爲天吏。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征討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無非恭行天罰。東西朔南。何向不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王天下在得人心。得人心在行王政。孟子既屢言之。此又決言行王政之必。王以見其必不可不行。然人心得之甚難。失之甚易。有一政不舉。卽有一民不附。未有天下。當思人心得之之難。既有天下。當思人心失之之易。

則久安長治。千萬年丕基不拔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先王行不忍人之政也。孟子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爲形。卽稟天地

生物之理以爲心。凡見人不得其所。卽有一不忍之心萌動於中。此固不分聖凡。無不同具。但人雖有是心。率爲物慾所蔽。不能推而達諸行事。惟先王則全體流通。觸處周徧。不忍人之失養。則制田里。教樹畜。卽有政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則設學校。明禮義。卽有政以復其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隨感隨應。隨應隨足。天下雖大。其治之也。不猶運諸掌上之易乎。先王能全其皆有之心。

如此。夫天下之人。至不齊矣。天下人之與先王。甚懸絕矣。而謂其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於何見之。是當於猝然發露之頃。觀其自然。莫強之意。有如今之人。乍見一無知之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賢愚。必爲之怵惕而驚懼不寧。惻隱而傷痛甚切。此其心。初非爲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結好也。非爲要譽於鄉黨朋友而掠美也。并非惡居不仁之名。而懼人之謗議也。動於不容已。而發於不及覺。不知其然而然。亦不期其同然而無不然。此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人人有是心。先王亦不過有是心。先王有是心。遂成其爲先王。凡人

有是心。僅成其爲凡人。但以先王能行。凡人不能行耳。然則人主欲法先王。苟非以實心行實政。使天下之民。無不實被其澤。雖有仁心仁聞。亦何益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四節書。是推言四端之心。皆人性所固有。而見擴充之功。不容已也。孟子曰。由乍見孺

子入井一事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天下必無是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可知。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或有所感而即動。或因所觸而即形。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天下亦必無是人。人皆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可知矣。然是四者之心。所以感即動。觸即形者。其故爲何。蓋惻隱非他。吾性中固有是慈愛之真。肫然不容已。仁之端也。羞惡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裁制之宜。截然不可紊。義之端也。辭讓非他。

吾性中固有是謙恭遜順。自然之品節。禮之端也。是非非他。吾性中固有是分別去取。不爽之衡鑒。智之端也。有是性。卽有是情。是四端爲人人之所共有。卽爲人人之所皆能。人心之有四端。猶人身之有四體也。乃或自謂不能而不反求諸己。是自賊而已。或謂其君不能而不責難於君。是賊其君而已。夫人而可自賊乎哉。事君而可賊其君乎哉。誠使凡有是四端者。果能自加察識。卽從一念之感

動。一時之發露。推而擴之。使其無念不然。無時不然。以充滿其全量。將見四者之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沛然勃然。有不可遏塞者矣。苟至於能充之。則仁義禮智之用。自然推行各當。暨訖無外。四海雖大。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性分旣虧。彝倫日斁。雖至親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况四海乎。是知人君有是心。始則患在不能察識。旣察識。則又患在不能擴充。孟子告梁惠王。卽不忍民饑一

事引之以王道。告齊宣王。卽不忍殺鯨。一念引之以發政施仁。無非欲其察識此心。以盡擴充之功用。而梁齊之君。雖知之而不能行。故孟子至此。又痛切言之。其詞愈危。而其意愈切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擇仁而處。盡反求諸己之功。而先卽其不可不擇者言之也。孟子曰。天下之人。同此心。卽同此理。及其習尙一殊。而善惡遂至懸絕。卽以一技言之。彼矢人之心。豈不仁於函人之心哉。乃矢人以矢爲業。則專精於矢。惟恐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以甲爲業。則專精於甲。惟恐甲之不堅而傷人。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復如是。可見術之於人。所係甚大。習於仁則仁。習於不仁則不仁。

故不可不慎也。孔子有言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尚以爲美。人若擇術而不於仁。是不知美惡之別。焉得爲智乎。由孔子之言思之。仁之爲道。自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得之爲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爲良貴之首。乃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爲日用所當處。而不可暫離者。人之安宅也。莫爲之禦。而自不處仁。是有尊爵而

棄之。有安宅而舍之。是非顛倒。不明已極。雖欲不謂之不智。豈可得哉。蓋性相近。習相遠。人若隨俗習非。不知其惡。而自陷於惡。所以古之聖王。兢兢業業。屏奇技淫巧。遠宦官宮妾。日求讜言。日親正士。惟恐稍一狎近不義。卽爲外物蠱惑。爲聖爲狂。所分在此而已。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三節書。是勉人之自力乎仁也。孟子曰。夫不智則不能擇仁而處。卽爲不仁之人矣。不仁之人。自然嗜慾錮蔽。私累蒙惑。益以不智。至於不智。而禮之孰合孰違。義之孰當孰否。皆不能察。亦遂無禮無義。四者俱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天下之有德無德者。皆可以役使之。是爲人役而已。旣爲人役。雖有愧恥之心。終不能免。譬如弓人而恥

爲弓。矢人而恥爲矢。卽欲不爲弓矢。豈可得哉。如恥爲人役。而必求所以免之。亦無他術。莫如反其不仁而爲仁耳。蓋仁者之於仁。猶射者之於射。必內正己之志。外正己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內外之體。有不正而已矣。爲仁由己。而不由於人。何以異此。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畢具。天下方宗而仰之。又奚人役之足憂乎。蓋天下之道二。出

乎仁。則入乎不仁。仁則有安富尊榮之樂。不仁則有敗亡僇辱之苦。然仁初不待外求。能發憤自強。反諸己而具足。特患人不自立志耳。故孟子危言以激之。復正言以勉之。無非欲其立志以自強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不可不極其量也。孟子曰。古昔聖賢不一。而好善之心則同。聖門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得聞而改之。其樂於遷善如此。夏王大禹。聞人之善言。則屈己拜而受之。其樂於受善如此。若夫有虞大舜。規模氣象。視由禹更有大焉。舜視此善。本天下大共之理。故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同之。不存一己之見於心。而虛心以從人。不

知善之在己也。不存一人之見於心。而見人之善。則樂取之。不知善之在人也。形迹俱泯。物我兩化。融融然同處一善之內。自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無在非取於人。以爲善。其樂善之至。窮達不移。終始無間。又如此。由今思之。舜取人之善。以爲己善。雖未暇代爲人計。然天下有善者。以見取爲榮。益日進於善。未有善者。以不見取爲辱。亦思共勉於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至

於與人爲善。則是成己而卽成物。獨善而備兼善。有如天覆地載。無不生成。長育。君子之善。莫大於此。取善之量。必如是而始盡哉。蓋嘗論之。人君如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日月雨露。雷霆霜雪。各司其職。惟成一天之善。人君之道。淵默無爲。然兵農禮樂。工虞水火。各效其能。亦惟成一君之善。若稍吝容納。或疑其沽名市美。則人皆消沮伏匿。不敢自獻其善。人君雖欲爲善。從何取之。故孟子從由

禹上溯大舜。以見善不可不取。取善又不可不極其量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處世貴乎中正。無取一偏之行。而此先言伯夷之偏於清也。孟子曰。商周之間。有伯夷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清。非可事之君則弗事。非可交之友則弗友。故其時國君有不善者。必不肖立於其朝。國人有不善者。必不肖與之言。使其立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一息不能自安。如衣朝衣。冠朝冠。坐塗炭之內。其疾惡之嚴如此。推其心。非獨不與惡人言而已。雖與鄉人並立。其冠不正。不過偶然之小失。必望望然急去之。若將

汚累及己。又非獨不立惡人之朝而已。雖諸侯卑躬折節。善其辭命。以交接之禮至。亦必拒之不受。其所以然者。以就之卽不潔。必至降吾志而辱我身。故斷斷然弗屑已。吁。觀夷之處世。無一可與之人。然則非黃農虞夏。果無託足之地哉。惟其若此。所以爲伯夷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此一節書。是言柳下惠之偏於和也。孟子曰。魯之大夫有柳下惠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和。有君則事之。雖汙君不以爲羞。有官則居之。雖小官不以爲卑。其進而仕也。不自隱其賢。而事人必以其道。其不用而遺棄。無怨尤之色。甚至於阨窮。亦無悲閔之意。常自言曰。凡人立身。各有本末。爾自爲爾。我自爲我。卽

使袒裼裸裎。露其形體。在於我側。爾自無禮耳。安能汗及我哉。是以由由然不見一毫圭角。日與眾人偕處。惟期自不失其正而已。雖當欲去之時。有留而止之者。卽從之而止。其所以然者。視天下無一不可事之君。無一不可居之官。并無一不可並處之衆。何所區別。較量於其間。正不必以去爲潔。而屑屑自明。其是已。吁。觀惠之處世。超然進退窮達之外。主於和光同塵。雖辱身降志。不以爲屈。惟其

若此。所以爲柳下惠與。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此一節書。是論古人制行。未免一偏。不可爲處世中正之準也。孟子曰。吾由伯夷觀之。其嚴潔難犯。雖纖微細過。不宥包容。可謂清之至矣。然以自律其躬則可。若以槩責天下。則失於太苛。孰非斯人之徒。而忍于子焉。槩擯絕之乎。謂之爲隘。所不免矣。吾由柳下惠觀

之其平易諧俗。無人不可交接。可謂和之至矣。然應世固貴通融。而廉隅禮度。豈可盡廢。但云己不失正。人之是非可否。一槩聽其自。然不幾以世爲玩乎。謂之不恭。所不免矣。夫君子處世。自有大中至正之道。清而不刻。和而不流。故人人皆可率循。就夷惠所造。非不自成。獨至之詣。然有意爲夷。則欲效其清。適得其隘。不至矯世違俗不止。有意爲惠。則欲效其和。適得其不恭。不至同流合汙不止。故

曰。君子不爲也。孟子生平。仕止久速。一以孔子爲準。此論夷惠之偏。而願學之意。隱然言外。觀其在當時。宋薛之餽。則受齊之餽。則不受。季任儲子之交。則不廢。而與王驩同使。則未嘗交一言。斯誠處之各得其道。後世所當取法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五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五

五

